帝範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帝範
作者：李世民　唐

唐貞觀二十二年太宗文皇帝御撰，以賜太子者也。新、舊《唐書》皆云四卷。晁公武《讀書誌》僅載六篇。陳振孫《書錄解題》亦題曰一卷。此本載《永樂大典》中，凡一十二篇，首尾完具。後有元吳萊跋，謂征雲南獠夷時，始見完書。考其事在泰定二年。蓋此書南宋佚其半，至元乃復得舊本，故明初轉有全文也。《唐書·藝文誌》載有賈行註。而《舊唐書·敬宗本紀》稱：寶歷二年，秘書省著作郎韋公肅註是書以進，特賜錦采百疋。是唐時已有二註。今本註無姓名，觀其體裁，似唐人註經之式。而其中時稱楊萬里、呂祖謙之言，蓋元人因舊註而補之。其詞雖不免冗贅，而援引頗為詳洽，足資參考。惟傳寫多所脫誤，謹旁考諸書，一一厘訂，各附案語於下方。仍依舊史，厘為四卷，以復其舊焉。

帝範序

朕聞大德曰生，大寶曰位。辯其上下，樹之君臣，所以撫育黎元，鈞陶庶類，自非克明克哲，允武允文，皇天眷命，歷數在躬，安可以濫握靈圖，叨臨神器！是以翠媯薦唐堯之德，元圭賜夏禹之功。丹字呈祥，周開八百之祚；素靈表瑞，漢啟重世之基。由此觀之，帝王之業，非可以力爭者矣。

昔隋季版蕩，海內分崩。先皇以神武之姿，當經綸之會，斬靈蛇而定王業，啟金鏡而握天樞。然由五嶽含氣，三光戢曜，豺狼尚梗，風塵未寧。朕以弱冠之年，懷慷慨之誌，思靖大難，以濟蒼生。躬擐甲冑，親當矢石。夕對魚鱗之陣，朝臨鶴翼之圍，敵無大而不摧，兵何堅而不碎，剪長鯨而清四海，掃槍而廓八紘。乘慶天潢，登暉璇極，襲重光之永業，繼大寶之隆基。戰戰兢兢，若臨深而禦朽；日慎一日，思善始而令終。

汝以幼年，偏鐘慈愛，義方多闕，庭訓有乖。擢自維城之居，屬以少陽之任，未辯君臣

之禮節，不知稼穡之艱難。每思此為憂，未嘗不廢寢忘食。自軒昊以降，迄至周隋，以經天緯地之君，纂業承基之主，興亡治亂，其道煥焉。所以披鏡前蹤，博覽史籍，聚其要言，以為近誡云耳。

君體第一

夫人者國之先，國者君之本。人主之體，如山嶽焉，高峻而不動；如日月焉，貞明而普照。兆庶之所瞻仰，天下之所歸往。寬大其誌，足以兼包；平正其心足以制斷。非威德無以致遠，非慈厚無以懷人。撫九族以仁，接大臣以禮。奉先思孝，處位思恭。傾己勤勞，以行德義，此乃君之體也。

建親第二

夫六合曠道，大寶重任。曠道不可偏制，故與人共理之；重任不可獨居，故與人共守之。是以封建親戚，以為藩衛，安危同力，盛哀一心。遠近相持，親疏兩用。並兼路塞，逆節不生。昔周之興也，割裂山河，分王宗族。內有晉鄭之輔，外有魯衛之虞。故卜祚靈長，歷年數百。秦之季也，棄淳于之策，納李斯之謀。不親其親，獨智其智，顛覆莫恃，二世而亡。斯豈非枝葉不疏，則根柢難拔；股肱既殞，則心腹無依者哉！漢初定關中，誠亡秦之失策，廣封懿親，過於古制。大則專都偶國，小則跨郡連州。末大則危，尾大難掉。六王懷叛逆之誌，七國受鈇鉞之誅。此皆地廣兵強積勢之所致也。魏武創業，暗於遠圖。子弟無封戶之人，宗室無立錐之地。外無維城以自固，內無盤石以為基。遂乃大器保於他人，社稷亡於異姓。語曰：“流盡其源竭，條落則根枯。”此之謂也。

夫封之太強，則為噬臍之患；致之太弱則無固本之基。由此而言，莫若眾建宗親而少力。使輕重相鎮，憂樂是同。則上無猜忌之心，下無侵冤之慮。此封建之鑒也。斯二者，安國之基。

君德之宏，唯資博達。設分縣教，以術化人。應務適時，以道制物。

術以神隱為妙，道以光大為功。括蒼旻以體心，則人仰之而不測；包厚地以為量，則人循之而無端。蕩蕩難名，宜其宏遠。且敦穆九族，放勛流美於前；克諧烝乂，重華垂譽於後。無以奸破義，無以疏間親。察之以德，則邦家俱泰，骨肉無虞，良為美矣。

求賢第三

夫國之匡輔，必待忠良。任使得人，天下自治。故堯命四嶽，舜舉八元，以成恭己之隆，用贊欽明之道。士之居世，賢之立身，莫不戢翼隱鱗，待風雲之會；懷奇蘊異，思會遇之秋。是明君旁求俊乂，博訪英賢，搜揚側陋。不以卑而不用，不以辱而不尊。昔伊尹，有莘之媵臣；呂望，渭濱之賤老。夷吾困於縲紲；韓信弊於逃亡。商湯不以鼎俎為羞，姬文不以屠釣為恥，終能獻規景亳，光啟殷朝；執旌牧野，會昌周室。

齊成一匡之業，實資仲父之謀；漢以六合為家，是賴淮陰之策。

故舟航之絕海也，必假檝楫之功；鴻鵠之淩雲也，必因羽翮之用；帝王之為國也，必藉匡輔之資。故求之斯勞，任之斯逸。照車十二，黃金累千，豈如多士之隆，一賢之重。此乃求賢之貴也。

審官第四

夫設官分職，所以闡化宣風。故明主之任人，如巧匠之制木，直者以為轅，曲者以為輪；長者以為棟梁，短者以為栱角。無曲直長短，各有所施。明主之任人，亦由是也。智者取其謀，愚者取其力；勇者取其威，怯者取其慎，無智、愚、勇、怯，兼而用之。故良匠無棄材，明主無棄士。不以一惡忘其善；勿以小瑕掩其功。割政分機，盡其所有。然則函牛之鼎，不可處以烹雞；捕鼠之貍，不可使以搏獸；一鈞之器，不能容以江漢之流；百石之車，不可滿以斗筲之粟。何則大非小之量，輕非重之宜。

今人智有短長，能有巨細。或蘊百而尚少，或統一而為多。有輕才者，不可委以重任；有小力者，不可賴以成職。委任責成，不勞而化，此設官之當也。斯二者治亂之源。

立國制人，資股肱以合德；宣風道俗，俟明賢而寄心。列宿騰天，助陰光之夕照；百川決地，添溟渤之深源。海月之深朗，猶假物而為大。君人禦下，統極理時，獨運方寸之心，以括九區之內，不資眾力何以成功？必須明職審賢，擇材分祿。得其人則風行化洽，失其用則虧教傷人。故云則哲惟難，良可慎也！

納諫第五

夫王者，高居深視，虧聽阻明。恐有過而不聞，懼有闕而莫補。所以設鞀樹木，思獻替之謀；傾耳虛心，佇忠正之說。言之而是，雖在仆隸芻蕘，猶不可棄也；言之而非，雖在王侯卿相，未必可容。其義可觀，不責其辯；其理可用，不責其文。至若折檻懷疏，標之以作戒；引裾卻坐，顯之以自非。故云忠者瀝其心，智者盡其策。臣無隔情於上，君能遍照於下。

昏主則不然，說者拒之以威；勸者窮之以罪。大臣惜祿而莫諫，小臣畏誅而不言。恣暴虐之心，極荒淫之誌。其為雍塞，無由自知。以為德超三皇，材過五帝。至於身亡國滅，豈不悲哉！此拒諫之惡也。

去讒第六

夫讒佞之徒，國之蟊賊也。爭榮華於旦夕，競勢利於市朝。以其諂諛之姿，惡忠賢之在己上；奸邪之誌，恐富貴之不我先。朋黨相持，無深而不入；比同相習，無高而不升。令色巧言，以親於上；先意承旨，以悅於君。朝有千臣，昭公去國而不悟；弓無九石，寧一終身而不知。

以疏間親，宋有伊戾之禍；以邪敗正，楚有郤宛之誅。斯乃暗主庸君之所迷惑，忠臣孝子之可泣冤。故蕘蘭欲茂，秋風敗之；王者欲明，讒人蔽之。此奸佞之危也。斯二者，危國之本。

砥躬礪行，莫尚於忠言；敗德敗正，莫逾於讒佞。今人顏貌同於目際，猶不自瞻，況是非在於無形，奚能自睹？何則飾其容者，皆解窺於明鏡，修其德者，不知訪於哲人。詎自庸愚，何迷之甚！良由逆耳之辭難受，順心之說易從。彼難受者，藥石之苦喉也；此易從者，鴆毒之甘口也！明王納諫，病就苦而能消；暗主從諛，命因甘而致殞。可不誡哉！可不誡哉！

誡盈第七

夫君者，儉以養性，靜以修身。儉則人不勞，靜則下不擾。人勞則怨起，下擾則政乖。人主好奇技淫聲、鷙鳥猛獸，遊幸無度，田獵不時。如此則徭役煩，徭役煩則人力竭，人力竭則農桑廢焉。人主好高臺深池，雕琢刻鏤，珠玉珍玩，黼黻絺綌。如此則賦

斂重，賦斂重則人才遺，人才遺則饑寒之患生焉。亂世之君，極其驕奢，恣其嗜欲。土木衣緹繡，而人裋褐不全；犬馬厭芻豢，而人糟糠不足。故人神怨憤，上下乖離，佚樂未終，傾危已至。此驕奢之忌也。

崇儉第八

夫聖世之君，存乎節儉。富貴廣大，守之以約；睿智聰明，守之以愚。不以身尊而驕人，不以德厚而矜物。茅茨不剪，采椽不斫，舟車不飾，衣服無文，土階不崇，大羹不和。非憎榮而惡味，乃處薄而行儉。

故風淳俗樸，比屋可封。斯二者，榮辱之端。奢儉由人，安危在己。五關近閉，則嘉命遠盈；千欲內攻，則兇源外發。是以丹桂抱蠹，終摧榮耀之芳；朱火含煙，遂郁淩雲之焰。以是知驕出於誌，不節則誌傾；欲生於心，不遏則身喪。故桀紂肆情而禍結，堯舜約己而福延，可不務乎？

賞罰第九

夫天之育物，猶君之禦眾。天以寒暑為德，君以仁愛為心。寒暑既調，則時無疾疫；風雨不節，則歲有饑寒。仁愛下施，則人不雕弊；教令失度，則政有乖違。防其害源者，使民不犯其法；開其利本者，使民各務其業。顯罰以威之，明賞以化之。威立則惡者懼，化行則善者勸。適己而妨於道，不加祿焉；逆己而便於國，不施刑焉。故賞者不德君，功之所致也；罰者不怨上，罪之所當也。故《書》曰：無偏無黨，王道蕩蕩。此賞罰之權也。

務農第十

夫食為人天，農為政本。倉廩實則知禮節，衣食足則誌廉恥。故躬耕東郊，敬授人時。國無九歲之儲，不足備水旱；家無一年之服，不足禦寒暑。然而莫不帶犢佩牛，棄堅就偽。求什一之利，廢農桑之基。以一人耕而百人食，其為害也，甚於秋螟。莫若禁絕浮華，勸課耕織，使人還其本，俗反其真，則競懷仁義之心，永絕貪殘之路，此務農之本也。斯二者，制俗之機。

子育黎黔，惟資威惠。惠而懷也，則殊俗歸風，若披霜而照春日；威可懼也，則中

華懾軏，如履刃而戴雷霆。必須威惠並馳，剛柔兩用，畫刑不犯，移木無欺。賞罰既明，則善惡斯別；仁信普著，則遐邇宅心。勸穡務農，則饑寒之患塞；遏奢禁麗，則豐厚之利興。且君之化下，如風偃草。上不節心，則下多逸誌；君不約己，而禁人為非，是猶惡火之燃，添薪望其止焰；忿池之濁，撓浪欲止其流，不可得也。莫若先正其身，則人不言而化矣。

閱武第十一

夫兵甲者，國之兇器也。土地雖廣，好戰則人雕；邦國雖安，亟戰則人殆。雕非保全之術，殆非擬寇之方。不可以全除，不可以常用，故農隙講武，習威儀也。是以勾踐軾蛙，卒成霸業；徐偃棄武，遂以喪邦。何則？越習其威，徐忘其備。孔子曰：不教人戰，是謂棄之。故知弧矢之威，以利天下。此用兵之機也。

崇文第十二

夫功成設樂，治定制禮。禮樂之興，以儒為本。宏風導俗，莫尚於文；敷教訓人，莫善於學。因文而隆道，假學以光身。不臨深溪，不知地之厚；不遊文翰，不識智之源。然則質蘊吳竿，非筈羽不美；性懷辯慧，非積學不成。是以建明堂，立辟雍。博覽百家，精研六藝，端拱而知天下，無為而鑒古今。飛英聲，騰茂實，光於不朽者，其唯學乎？此文術也。斯二者，遞為國用。

至若長氣亙地，成敗定乎筆端；巨浪滔天，興亡決乎一陣。當此之際，則貴幹戈而賤庠序。及乎海嶽既晏，波塵已清，偃七德之余威，敷九功之大化。當此之際，則輕甲冑而重詩書。是知文武二途，舍一不可，與時優劣，各有其宜。武士儒人，焉可廢也。此十二條者，帝王之大綱也。安危興廢，鹹在茲焉。

人有云，非知之難，惟行之不易；行之可勉，惟終實難。是以暴亂之君，非獨明於惡路；聖哲之主，非獨見於善途。良由大道遠而難遵，邪徑近而易踐。小人俯從其易，不得力行其難，故禍敗及之；君子勞處其難，不能力居其易，故福慶流之。故知禍福無門，惟人所召。欲悔非於既往，惟慎禍於將來。當擇聖主為師。毋以吾為前鑒。取法於上，僅得為中；取法於中，故為其下。自非上德，不可效焉。吾在位以來，所制多矣。奇麗服，錦繡珠玉，不絕於前，此非防欲也；雕楹刻桷，高臺深池，每興其役，此非儉誌也；犬馬鷹鶻，無遠必致，此非節心也；數有行幸，以亟勞人，此非屈己也。斯事者，

吾之深過，勿以茲為是而後法焉。但我濟育蒼生其益多，平定寰宇其功大，益多損少，人不怨；功大過微，德未虧。然猶之盡美之蹤，於焉多愧；盡善之道，顧此懷慚。況汝無纖毫之功，直緣基而履慶？若崇善以廣德，則業泰身安；若肆情以從非，則業傾身喪。且成遲敗速者，國基也；失易得難者，天位也。可不惜哉？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